

# 踏平坎坷成大道

——读黑麟蛟的《庸民轶事》有感

崔晓林

《庸民轶事》是黑麟蛟同志记述父亲黑文炳的人生传记文学。这本书按照历史脉络和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,客观真实地讲述了黑文炳一生艰难曲折、勇往直前,为人善良、勤奋好学,勇于担当、认真负责,执着追求、爱党爱国的感人事迹。不但接地气、情节感人、语言生动、引人入胜,而且有思想、有知识、有方法,让人受到教育和启发。

《庸民轶事》我认真读了两遍,许多地方都是含着热泪读下来的。这部书之所以如此吸引我,是因为黑文炳的苦难生活经历,引发了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,感情发生了共鸣。黑文炳生于1921年7月,1977年7月去世。他的一生是在困苦中生存、艰辛中成长、委屈中工作、重压下前行的。

对许多人来说,面对不幸遭遇,要么心灰意冷、逆来顺受,要么怨天尤人、牢骚满腹,要么寻机报复、制造事端。但黑文炳不是这样,他既没有消极对待,又没有过激行为,而是始终坚持不做命运的奴隶,积极与不幸抗争,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他面对现实,清醒、理智地对待,顺势而为、灵活应对、积极进取,努力争取有所作为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,也是人们面对挫折、不幸

支持的正确态度。

面对经济上的困难,黑文炳做迎难而上的强者。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,国家经济萧条,人民生活困难。黑文炳不甘心同大家一样苦熬,主动为摆脱家庭困境贡献力量,高小刚毕业,他就先后到印刷厂当学徒,到庙里跟和尚学画画,到药店里学抓药、记药性、背药方,到剧团吹笙伴奏,到工程队学测量等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自觉坚守家庭一员的职责,无论干什么都十分认真,在学中干、干中学,边干边学,在提高本领的同时把工作做好,既赢得了好评,又增加了家庭收入。真正的强者是不怕困难和挫折的,面对困难能产生动力,遇到挫折会愈挫愈勇。

面对成分包袱,黑文炳做党的政策的坚信者。早在解放初期的集训队中,他就将自己的出身历史向组织讲清楚,且组织上已给予了明确答复,但因种种原因,始终没有得到落实。几十年来,这个问题就像一块大石头,沉重地压在黑文炳的心头,不但对他本人,而且对其家人,在升学、入伍、就业、入党等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影响。但这并没影响黑文炳的工作积极性,更没有影响他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。他去世后,人们在他的遗物中还

发现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和一份要求复议家庭成分的申请。这都足以充分证明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面对工作阻力,黑文炳做排除干扰的勇者。在工作中,有人耍手腕、使手段,给黑文炳的工作设置障碍,让他到远离家乡、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。他没有灰心,也没有拒绝,而是坚守自己的做人底线与处世风格,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,建功不争功、争先不争官,努力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闯出一片天地,干成一番事业。他取得成绩不得得意忘形,受到挫折不灰心丧气,“进”则全力干好,“退”则心怀坦然。组织上无论让他干什么,他都努力干好;无论让他到哪里去,他都无条件服从。在任何岗位上,他都能认真负责、积极进取,把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。

读完《庸民轶事》,掩卷沉思,感到庸民不庸,轶事不凡。黑文炳一生所为都是因责任所生,靠勤奋所干,用智慧所成。它告诉我们,人生中春风得意很短暂,跌宕起伏是常态。立足于世,想有所作为,必须有志气、有骨气、有底气,坚定理想信念,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要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拼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,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就能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。

# 父亲“怕”我

韦凤美



上个周末,我带着孩子到姐姐家帮着收玉米,顺便让老公体验农村的生活。母亲也来姐姐家帮忙了,父亲却一个人待在家里。

中午12点,饭菜做好后,我让老公开车去邻村接父亲来吃饭。母亲说:“你父亲肯定不来,除非是你去喊他。”

姐姐不信,坚持让我老公一个人去。几分钟后,老公一个人返回,说父亲已经吃过饭了,不过来了。

母亲在一旁笑着对我说:“看到了吧。你父亲现在除了听你的话,谁的话也听不进去,我甚至觉得他‘怕’你呢。”

“父亲‘怕’我?为什么?”我很疑惑。

母亲对我说:“你父亲说,他老了,跟不上时代了。你读过大学,见过世面,你让做或不让他做,总有你的道理。听你的准没错。不信啊,你去喊他,他准来。”

我让老公开车,带我去接父亲。

“爸,为什么不来我家吃饭?”一进门,我就问。

正在给鸡喂食的父亲听到我的声音后,手中的水瓢“咣当”落在地上,水珠四处乱跳。

“我……我吃过了。”父亲低声回答,仿佛做了错事被我逮个正着。接着,他小声解释:“我早上吃了面条,现在还不饿。”

听了这话,我的火气上来了,准备对父亲念叨一番。老公见状,忙把父亲推出来:“爸,上车,跟我们一起去看您的小外孙。”父亲小心翼翼地上了车,坐在我身旁。

坐在车里的父亲,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,一直坐立不安。这与我印象中的父亲完全不一样。印象中,父亲有点专制、霸道,对我们非常严厉。他给我们立了许多规矩,如作业写不完不许看电视,吃饭吃不完不许睡觉,上学、放学路上不许东逛西逛等。他在家里的日子,我们少不了挨训、罚跪,我们兄妹三人十分怕他,与父亲之间的交流、谈心极少。现在,坐在我身旁的父亲,却变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子,我难受极了。

“爸,对不起,刚才我说话太冲了,但不按时吃饭,很容易得胃病。”我拥抱着父亲,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


## 摘丝瓜

泊头市齐桥镇太平庄村76岁的高广荣老人,每年从春到秋,都在院里交替种各种蔬菜。瞧!瓜菜长得好,大妈抿嘴笑。

毛长林 摄



## 母亲的遗产

杨琳

母亲去世时,将近83岁。把母亲安葬以后,我和哥哥在她的箱子里发现了1.3万元钱。这些钱用一块旧蓝布裹着,严严实实的。这是母亲留下的遗产。

这笔钱数额不小,出乎我们的意料。事后,我静下心来思考这笔钱母亲是怎么攒的,又是用多长时间攒的。

进入耄耋之年,父母亲依然在种地。他们对土地感情很深,种了一辈子庄稼,晚年,把自己种进了泥土,自己变成了庄稼。

他们坚持种地,还有一个想法:只要自己干得动,能干一天就干一天,不让我们养活,不给我们添麻烦。父亲此前曾摔断髌骨,做过手术,不能干重活,母亲就把大部分农活揽在自己身上。庄稼一年两季,一麦一豆。他们把打的粮食一部分留作口粮,剩下的卖掉,每年可有一两千元的收入。

除了种地,母亲养羊每年还可以收入两三千,卖菜也可以挣点钱。她去世两周前那个周日,我回家看她,她正在村前的树林里找蝉蜕。她一手握着竹竿,一手拎着袋子,围着树干转,看到蝉蜕就捅下来,随后拾起来装进袋子里。她说再攒一些就可以拿去卖了。母亲的眼睛不好,树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就看不到了。我从她手里接过竹竿,我捅,她拾。我捅掉一个,她拾起来一个,一会儿就装了半袋子。她高兴得像个孩子,说卖了就是钱。

就这样,一年下来,父母亲有三五千元的收入。这些钱于一对耄耋老人来说,得来实在不易。

父母亲手里的钱,是一分一分挣来的,也是一分一分省下来的。她给我们留下的遗产,是勤劳和节俭。

## 大锅菜

冯毅



老家的小叔来电话说,他家要翻盖房子。挂断电话,我找出件旧衣服,换上胶鞋,直奔汽车站。鬓发染霜人,思乡情更切——哪怕是去帮着搬几块砖,铲几锹泥,也算是尽了一份心啊!

到达施工现场,我有点不知所措了:砌墙的材料不是砖,而是一块块水泥预制件,用滑车往上运送;沙子则是用吊车传输,我根本就插不上手。

就在我尴尬地东张西望之际,指挥现场施工的小伙子跑到我面前,客气地说:“叔啊,这里都是年轻人干的活,要不,您到厨房那边去帮帮忙吧。”

厨房就在另一个院子里。我进去时,十来个妇女正忙着洗菜。这

时,我才发现,灶灶早已盘好,劈柴堆在灶前。令我惊讶的是,灶上的锅太大了,像个大浴盆。

我刚点着火,不一会儿,就听有人喊“大厨来了”。我抬头一看,只见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,肩上扛着一个铁锅,直接走到灶台前,把铁锅往锅里一扔,脱掉上衣,利索地刷起来锅和小铁锅。原来,这个小铁锅就是炒菜的铲子。

忙完了,大厨直起腰高喊一声:“开炒!”一整桶油全倒进锅里。随后,是一大袋作料。大厨翻动几下后,冲着那几位妇女喊道:“上料!”

壮观的场面出现了:先是冒尖的一大盆五花肉进了油锅,然后是豆腐、丸子、一大筐切好的白菜、半

盆子粉条。大厨脸紧绷着,手中的大铁铲上下翻飞,香味很快弥漫了整个院落。

开饭了,我学着别人的样子,盛一碗菜,抓起两个馒头,找个背风的地方,席地而坐,跟乡亲们一起吃起来。边聊边吃,一转眼就吃光了。一位乡亲又给我盛了一份菜,拿来一个馒头,我也不推让,三下五除二又全吃了。放下碗筷,我暗暗吃惊:这可是我平时一整天的饭量啊!

为什么平平常常的大锅菜让我如此胃口大开?是因亲手参与了制作?是浓烈而原始的家乡味道?还是这朴素的乡音、乡情刺激了我的味蕾?以至我回城后多日,还对这大锅菜回味无穷。